



我心中的人间烟火

□杭州市余杭区凤凰小学城东校区 胡牧之

说到“心中的人间烟火”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。我的答案，是奶奶做的那一小罐卤鸡爪，那是我们家的味道。

每年寒假回老家，最期待的“仪式”就是看奶奶做卤鸡爪。奶奶会提前买好最新鲜的鸡爪，白白胖胖的，像一个个小手掌。当奶奶系上围裙，她的“魔法”就开始啦——她捏着鸡爪的尖儿，老花镜滑到鼻尖，人凑得很近，一下一下剪得很仔细，嘴里还跟我念叨着：“你爸爸小时候每次吃鸡爪都急着啃，被鸡爪尖儿扎过嘴……”剪刀声咔嚓、咔嚓，和着窗外的阳光，在厨房里回响着。

剪好的鸡爪要“焯水洗澡”。奶奶把它们倒进冷水锅，加几片姜，倒一点红曲酒。火苗“呼呼”地舔着锅底，不一会儿，锅里就“咕嘟咕嘟”热闹起来，冒出许多灰色的浮沫。奶奶拿着汤勺，手腕轻轻转着，把浮沫一点点推到锅边撇掉，指尖偶尔碰到热锅沿，就飞快缩一下，还不忘跟我说“慢点儿撇，才去得干净”。她说，这一步叫“去腥”，是做卤味的“地基”，地基打牢了，味道才能正。接着，鸡爪们跳进那锅深褐色的“老卤汁”里，那是奶奶传了很多年的宝贝。大火煮开后，厨房就成了仙境——卤香从锅里漫出来，先绕着锅边转了圈，再悠悠飘到我鼻尖，钻得人鼻子痒痒的，连呼吸都是卤汁的咸香。

年夜饭时，一盘卤鸡爪是必不可缺的，虽然它在丰盛的年夜饭中并不起眼，但我和爸爸总是抢着吃。爸爸吃得眼睛都眯了起来，连骨头缝里的汁都要吸干净。奶奶坐在旁边，总是微笑着看着我们，她明明没有吃，却也和我们笑得一样满足。我捧着鸡爪咬半天，胶质的皮粘在牙上，奶奶伸手替我抹掉嘴角的卤汁，笑着说“慢点吃，锅里还有”——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生出一个感受：爸爸抢着吃的不是鸡爪，是奶奶的心意啊。

我们回杭州的那天，爷爷奶奶会把我们车子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，但还会有位置留给那个白色的小桶，里面装满了奶奶提前卤好的鸡爪。白桶放在后备箱最显眼的地方，卤香隔着塑料盖，一路飘到杭州。

现在，每当我想吃卤鸡爪时，爸爸就会打电话请教奶奶。爸爸做的鸡爪，卤香也浓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少了奶奶剪鸡爪时的念叨，少了她熬卤汁时守在锅边的耐心，少了那股从老卤汁里飘出来的、带着岁月温暖的甜。也许，我长大了也会学着做卤鸡爪，把这份特别的“人间烟火”传承下去。

(指导教师:沈昊天)



欢迎关注“爱写作的少年”
抖音号



欢迎家长老师扫描二维码加入
“爱写作的少年”交流群(7日内有效)



爱写作的少年

投稿邮箱:aixiezuojtlydb.com

一颗璀璨的明珠

□杭州市行知小学 黄鸣予

中科院植物园，是西双版纳最大最美的植物园。

走进西门，凉爽的风送来青草的芬芳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我们坐上观光车来到荫生植物园。漫步在荫生植物园的小路上，小路旁有着各种植物：有附身在大树上的鹿角蕨，能治胃病的铁皮石斛，有强大根系的四数木……最令我惊叹的是那清澈见底的王莲池。池上有着大大小小的王莲，最大的直径有两米多，王莲叶下面和茎上有着许许多多的小刺，保护它不被小鱼吃掉。王莲如一片大舟，一个成年人站在上面也不会沉下去。它的载重能力真强大啊。

走出荫生植物园，走上一座大桥，就来到了奇花异卉园。如它的名字一样，这里有着各种神奇植物，也是大自然精心打造的舞台：蝎尾蕉高举着它火焰般的花穗，在风中摇曳身姿；跳舞草如一位美丽的舞者，在灿烂的阳光上跳起了优美的舞蹈；含羞草如一位羞涩的少女，你只要轻触它的叶面，茎两边的小叶子就会迅速合拢，好像在和你捉迷藏，可爱极了；神秘果如它的名字般神秘，据说只要吃了它，它就会改变你的味觉，在一定时间，吃酸的东西时，你就会感觉到它变甜了；捕蝇草如一位出色的小猎手，它的体型有大有小，身上的“小夹子”是它有力的捕猎工具，会散发出甜美的气味，吸引小虫子上钩，待小虫触发它的感应毛时，“小夹子”就立马合上，小虫子就永远无法逃出，而我们的小猎手则可以美美吃一顿大餐了。

穿过幽长的小道，棕榈园到了，无穷的绿意扑面而来。高大挺拔的各种棕榈树肃立在路边，为我们撑起一把把大伞。阳光透过这羽状的叶片空隙，洒下点点斑驳的光影，轻柔的微风拂过，叶子们互相摩擦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像在赞美园中的美景。

逛完碧绿的棕榈园，沿着蜿蜒的小路，就到了让人震撼的榕树园。踏入其中，如进入原始世界。这里的植物更加茂盛，阳光从叶间洒下。绞杀榕作为这儿的主角，给我们上演了一大雨林奇观——绞杀现象。它从附在高大树木上的一粒种子开始，沿着树干向四面八方延伸，长出长长的根，这些根如条条贪婪的手臂，尽情地吸取着空气中的养分，也悄无声息地顺着树干缠绕，形成一条密不透风的绿色枷锁。被绞杀的植物困在这“枷锁”里，渐渐失去阳光、氧气、水等维持它生命的东西，慢慢死亡，而绞杀榕也会因寄主的死去而失去平衡，向一旁倒去。如果运气好的话它会攀附在新寄主上，继续绞杀新寄主，否则就会顶变成根，扎进土里继续生长。看着那些扭曲的根，我不得不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折服。

中科院植物园景色秀丽，处处上演着植物们的生存传奇，它是西双版纳一颗璀璨的明珠！

糖香未散

□台州天台实验中学 王熙媛

老家一楼柜子上有个旧糖罐，似乎一直飘散着水果糖的清香。铁皮罐上掉漆严重，模模糊糊还能看清一些花纹——那是太婆用爱织成的牵挂……

我还在外边读书的那几年，每每过年回老家，总能看见一个拄着拐杖，弯着背，一步一步颤颤巍巍走着的身影——那是我的太婆，爸爸的奶奶。太婆的眼睛不太好，当我走上台阶，到她旁边时她才会轻轻唤一句：“囡囡回来了……”我听得懂方言，却不会说；太婆听不懂普通话，只会说方言。所以，这个时候我总是不知所措，只能应上一句“嗯”，有时她还听不见。

太婆愣一下，又像是想起什么，一步步转身走进屋里，拿出一个糖罐，又向我走来：“囡囡，吃糖……”我总是一把接过糖，塞进口袋里，嘴上说着：“谢谢太婆！”说完就去玩了。有时爸爸妈妈不让我吃太婆给的糖——说是太婆不会看保质期，他们不放心。

太婆实在爱走路，明明腿脚不便，只能拄着拐杖走路，却总是大清早起来，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就出门了。年纪大了，难免出事。有几次走在路上被撞了，不算太严重，休养几天，好了，又去走……以至于后来爷爷奶奶把她送去养老院，她也会“悄悄溜走”。

我大些了，太婆更老了。但当我回到老家，她依旧会抱着那个糖罐，从里边摸出两颗糖放到我手上。我剥开糖纸，把糖放进嘴里，糖很甜，却不知怎的一颗眼泪滑落在脸颊。我赶紧伸手抹掉，生怕被看见。

上六年级的时候，无意间听见爸爸的电话里说太婆被车撞了。就这样，太婆住进了医院，动了手术。后来听人说，太婆年纪大了，不做手术的话可能会活得更久。记得那个晚上，太婆病房里挤满了人，她安静地躺着，瘦小的身躯裹在白色被子里。我看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她，叫了声太婆，她没应。爸爸在一旁试图跟她交流，可她也不认得他了。窗外是秋风萧瑟，不知会带来怎样的消息，树枝随风摇曳，树叶稀稀落落……不知怎的，我的眼泪又来了。我努力不想让它落下来。

又一个春节，好不热闹！团团圆圆，说说笑笑。可是屋里少了一个身影——那个拄着拐杖，弯着背的身影。

再后来，老四合院里多了太婆的照片，多了很多人，空出了一张床，少了一些热闹，多了一个静静的太婆。那时我才意识到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……

再回乡下老家，柜子上的那个糖罐——那个用爱粉刷的糖罐，里面没有糖了，也不再会有了，我笑着，哭了……

真正的离别没有什么“长亭古道”，也没有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，只是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，有些人永远留在了昨天。

(指导教师:丁美华)

外婆的菜地

□温州平阳县昆阳镇实验小学 杨毓可

周末，我回水头老家。外婆一看到我，就兴致勃勃地拉我去看她的菜地。平时只要有空，外婆就喜欢照看田地，播种、施肥、浇水、除虫、除草，样样不落。

站在菜园前，我的眼睛一下子就变亮了：好一片绿油油的世界啊！外婆带着我走到一片白萝卜地，我朝前望去，它们微微露出一截截雪白的身体，头上顶着绿色的大皇冠。那些绿油油的叶子长得宽大，层层叠叠地聚在一起，看起来精神抖擞。看到它们的可爱样子，外婆像孩子一样笑着。

外婆迫不及待地来到一株长得结实的萝卜旁，半蹲下身子，微微前倾，双手固定好位置，再握住那又大又绿的叶柄，使劲一拔，“啾”的一声，萝卜蹿到了外婆怀里。她边笑边把萝卜递给我。

我也很想尝试拔萝卜的乐趣，外婆就帮我挑好了一株。我想这萝卜长得比我胳膊还粗，肯定没那么好对付。我照着外婆的样子，使劲拔着，没拔几下，就气喘吁吁。最后，在外婆的合作下，终于成功了。不一会儿，筐子里不仅有萝卜，还有好几把生菜。外婆看着它们，仿佛尝到了绿色的味道。

时间不知不觉过去，太阳偷偷躲到山后去了，外婆的菜园里染上了一层金黄色。